

生长的女孩

韦伶 主编



揭秘少女文学的写作密码
造就优雅女孩的精灵之书

以月亮的诗性和深情抵制低俗和浮躁
以花朵的精致与生动对抗粗糙与复制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生长的女孩

韦伶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长的女孩 / 韦伶主编.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7

(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

ISBN 978-7-5376-6348-9

I. ①生… II. ①韦…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3226 号

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

生长的女孩

韦伶 主编

策 划: 浙江天舟

责任编辑: 王广春 邢 薇

特约编辑: 朱国金

封面摄影: 陈锐军

封面设计: 陈 珊

出 版: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72 号 050051)

发 行: 湖南天舟华文俚制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开 本: 800×127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7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6348-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总发行公司调换。

电话: 0731-82801757/82918792 传真: 0731-82801356

前言

这套精灵女孩文学丛书来自广州儿童活动中心少女作家班。

这个班成立于2005年。学员都是小学到初中的十岁出头的女生。她们的教室叫“动感教室”，坐落在广州儿童活动中心的漂亮城堡里。里面有高大的演播厅，墙上和地面时常投下各种背景，女孩们穿行其间，演示她们构思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设计。

这个班的创办和主持老师是有“绿人姐姐”之称的女作家韦伶。她在自己的作品和教学实践中，对女孩应有的生存姿态以及她们的文学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关注，在少女作家班的教学中进行了各种探索和专题写作训练，提出了“以月亮的诗性和深情抵制低俗和浮躁；以花朵的精致与生动对抗粗糙与复制”的少女文学写作方向。并相信女孩最适合用亦真亦幻的精灵式口吻和创作方式表达生命与世界，所以这套书中的作品大都带有幻想文学色彩。

这个班学习的是文学创作，但不只是写字，还要表演、配插图，还要游学和游戏，是一种从身体到笔头的贯通训练。涉及的不只是少女文学，还有少女文化。

在课堂和室外的行为培养与专题写作中，少女作家班学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风格独特、灵气十足，被誉为“精灵女孩文学”，先后在全国儿童文学主要刊物上以重点栏目发表。2011年少女作家班学生的作品几乎包揽了冰心作文奖小学组小说、童话、散文的所有一等奖，并在2013年出版了学生获奖作品专集《月亮女孩的花园》。

“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这套书，一共六本，集合了少女作家班师生近年来各个写作专题的代表性作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月亮女孩和风的孩子》，里面有“月亮女孩的故事”“风孩子的故事”“鱼孩子的故事”“鸟孩子的故事”等内容，力图体现月亮的女性

象征和月亮女孩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以及男孩女孩生命特征的比较。并寻求在转换视角后，对世界的另一种认识、判断和表达，有着将童话写成小说的尝试。

《绿人姐姐和小绿人》，涉及女孩与植物的类比与生命感应、少女作为绿色生命守护神的角色暗喻。许多篇章有着精致而感性的将女孩与花朵结合一体的生命生长描写和对“绿人”世界的浪漫、诗性的理想诠释，具有女性生态主义的积极倾向。

《女孩的花园》，选入了几个较长的花园故事，表达的是女孩对自己将进入的、期待和感觉中的一个“家园”、一个“世界”或一个“场所”里，所经历的种种故事的各种假设和想象，有着女孩对自身之谜和世界之谜的探求和思考。

《天使与女神》，所选作品的文字里透露出女孩具有的善良温暖的“天使”本性，女孩对伟大“神性”的膜拜、憧憬和期待，以及她们将博大、担当的母性本能上升为“女神行为”的努力。

《生长的女孩》，包括“女孩与镜子”“女孩与影子”“女孩与寻找”等专题，体现了女孩自我的觉醒以及对自我的寻找和关注。“女孩与舞”“女孩与画”等专题作品，传递出女孩的艺术感知天分和表达才能，以及她们在多梦时节精细敏感的生命体验。

《文学少女的精灵故事》，作品大多为幻想文学，作者们用自然灵动的文字创造出了产生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神奇，写出女孩的精灵状，有着亦真亦幻的多种写作手段的探索。

整套书，配有班马等人多年来对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师生的文学、文化活动的跟踪影像记录以及少女作家班师生自绘的插图。这些精彩的照片与美妙的文字一起，组成了一套自写、自画、自拍和自演的精美少女丛书，记载了韦伶和孩子们在当下娱乐盛行的时代，对中国少女文学和少女文化更多可能性的摸索和探寻。





明月升起，群星失色

萧 萍

此刻，我要以这句萨福的诗歌作为标题——

“明月升起，群星失色”。

我想，它表达的是一种偏爱，也是一种心底的直觉和预言，纪念在2013年初春时节我读到的这些书和遇见的这群女孩：《绿人姐姐和小绿人》《女孩的花园》《生长的女孩》《天使与女神》《文学少女的精灵故事》《月亮女孩和风的孩子》，吕广洪、李雯玥、杨斯路、钟楚乔、陈炜瑜、林曦、张艾仪、何婧、曾泽宇……

她们来自中国南方。

来自著名作家韦伶主持的广州儿童活动中心的少女作家班。

我很难诉说最初阅读这些文字和照片的惊讶和感动，在这个被雾霾笼罩、被声色犬马侵蚀的世界里，这些注视飞鸟与植物、关注影子的姿态和鱼的呼吸的文字，虽然尚显稚嫩却有一种清新脱俗的穿透力，让我们沉睡着的那些东西受到某种触动；而她们的古典与雅致则让人想起那个萨福，想起古希腊勒斯波斯岛上那些残缺的、却流传了几千年的诗句，想到遥远的古希腊无拘无束的自由和美，想到美丽的陶罐、芦花纸以及圣泉之水汨汨流淌——这些来自二十一世纪中国南方的少女，她们散发的氣息仿佛奥林匹斯星空漏下的微光，纯真清冽。

少女作家班孩子们的文字之敏感，思考之深入很让我震动。我尤其注意到，这些孩子的构思与文字大多富有幻想色彩和飞扬跳脱的想象力，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层次感把握，显出了一种良好的素养。作为老师的直觉告诉我，这是悉心教育和引领的结果。而我从内心里亦知道这一引领的难度，尤其是在这网络时代，孩子们很容易被肤浅的感受以及外表炫目的



流行词汇俘获，打开她们的感官与打开心灵一样困难。对此韦伶深有体会地说：“（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击中她们内心的题目唤醒她们，让她们从文字里流出真实的眼泪、叫出下意识的声音。”

这是真正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师者花大力气找到那个被现实的尘土遮蔽的灵魂靶心，激活它并使之喷发出来。而韦伶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玩”——写过大量优秀少女文学作品的韦伶，以“绿人姐姐”的形象带领少女们进入她们的角色，也引领她们走进自我的内心世界：她让孩子们在伍尔夫的小说、安房直子的童话中领略经典，让儿童活动中心漂亮的城堡成为“动感教室”，让女孩们在这个城堡的演播厅里穿行，在墙上和地面上投下各种背景，演示她们构思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设计；她引领她们在树林和草地上寻找暗语，听流水和鲟鱼讲故事，让少女们参加精灵聚会，将创意画在自己的白裙子上走来走去……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天生富有童心玩性的作家，一个是任溶溶老前辈，还有就是韦伶班马夫妇。他们这对儿童文学的伉俪，这些年来在中国南方以身体力行的诗意教育和写作方式，向卢梭、洛克们崇尚自然的教育理念致敬。他们身为作家艺术家，自觉并不断地以多媒体的立体方式介入儿童文学和艺术，并将现代西方教育学中杜威的“做中学”以及现代中国陶行知先生的“知行合一”融合起来，并将之拓展为带有东方意蕴的中国儿童文化的范式与理念——广州儿童活动中心的少女作家班就是这些实践活动的突出例子。也正如韦伶所说的，女孩们在这个班“学习的是文学创作，但不只是写字，还要表演，还要插图，还要游学和游戏，是一种从身体到笔头的贯通训练。所以涉及的不只是少女文学，还有少女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韦伶作为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发表出版的作品中充满了对青春女孩的注视和女性的自我探索，无论是《出门》还是《神秘花





园》都对当代中国少女文学有着独特和重要的贡献。而自2005年她创办广州少女作家班后，更穿行于作家和教育家两种身份之中，并将她对女孩的自我发现、自我塑造的写作思考自觉延伸到教学中：“我爱把我们班的女孩叫做月亮女孩和花的女孩。期待她们的作品有着月神的光芒和花神的芳香。用月亮的深情、诗意、浪漫对抗现实社会中的浮躁、粗陋、低俗；用植物的生动、精致、原始生命力和天然的对美的创造力来对抗刻板、机械、急功近利地制造‘复印机’的行为，提倡女孩生命中的自然天性和美德的回归。”

韦伶在文学和教育上对理想的坚守，对压制创造性和原始生命力行为的抵抗姿态以及对自然女性自由生长的推崇，在本质上与西方女性生态主义有着异曲同工的理念。女性生态主义面对日益恶化的物质与人文环境，重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们面向未来的可能的生态存在方式，其宗旨正是让整个世界回归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状态。而这样的理想，我们都能在少女作家班孩子们的作品中找到应和。那是随处可见的女孩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生命歌咏：

芭蕉叶密密麻麻地遮着那儿。那是哪儿？似乎是个小湖，湖边层层淤泥，淤泥上有少许石块……潮湿的湖边长满了许多妩媚的桔梗花。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的花瓣。在湖的四周，这种诱惑的紫色好神秘。我走近了它，花瓣上有一点点儿白色，微微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我使劲地往芭蕉叶里钻，似乎隐隐约约地听见里面一阵阵波浪的声音，不停地响……

轻轻坐在小木椅上，拿起画笔……我完全画入神了，甚至有时还感觉自己腰好像变细了，身上的衣服似乎变成了一片片娇嫩的大叶子，头发变成了一片片橙黄色的小花瓣，我好像变成了一朵菊花。

（《菊花女孩》）



正因为韦伶在少女作家班的实践中，提倡“像植物那样思考和行动，让我们的女孩找回一种天然的生长姿态”，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女孩在大自然中回归了一粒种子的原始情结。而一旦女孩与自然的这种认同感和亲近感被真正唤醒，她们作为生命守护神的母性传承的集体无意识随即显现出来——

花瓣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地往外走，下午，我的花已经完全绽放。花瓣是淡粉色的，在太阳下我感觉我全身都变成了暖暖的、温馨的淡粉色，我的全身都炽热起来，连阳光都要成为淡粉色的了……我还感到花粉块上的花粉还在不断溢出，真怕它们散落在自己的柱头上，那样的话我就变成了一朵没有用的花了。

……我的子房慢慢膨大，里面孕育了果实，这正是我的生命价值所在，我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母亲。

第六天黄昏，我的花蕊无力地垂下，花瓣又薄又脆，仿佛风一吹就会碎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保护子房。在最后一瓣花瓣悄然飘落之时，一阵风吹过，我把叶片上的露珠滴给了一朵还未绽放的蝴蝶兰。

（《开花那时》）

相比西方女性生态主义的激越，或许韦伶的写作与教育实践更富于东方神话与古典色彩，这自然是与她中国式温婉、内心深处对造物神的垂顺虔诚有关。她遵从古老而神秘的物之法则，注重驱动原始生命力的身体和精神仪式，因而才心中时刻念想着：“这群少女不会只是被动地重复一种从女孩到女人到老女人的生命循环过程，她们是否能够被造物主选中，成为能够听到并传递神的声音和暗示的孩子，成为神的女儿？”



我和班马决定，带孩子们去几个地方。

去巫山神女峰……去长江，蹲在鲟鱼身边……去鸟岛、庙岛、伶仃岛，看望群鸟、大鱼、西方的教堂、东方的庙宇。

不管去到哪里，女孩们都一律穿上洁白的裙子。

在大山大水之间，女孩们捧着红烛、手拉手，进行了一场场祈祷仪式。

（《少女作家班教学笔记》）

毋庸置疑，对孩子们而言这是天人合一的课堂，是自然的洗礼与心灵的盛宴。当她们全身心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与天籁中，感受山的粗犷、水的妖娆；当山风穿越衣裙，溪水抚过脚趾；当树叶纷飞、万物有灵，一切外在的桎梏与束缚随风而去，身体中的纯真性灵便复活苏醒了。那些弥漫在空气与大树之间的神迹，山峰和鸟翅之间的冥想一一降临。于是你可以看到，一种在大自然中被点燃的潜力和灵感，使她们的文字升腾出喜悦之虹和原始创造力的神秘之光。

四周充满了花香的气味。明亮的月亮变得更亮了，让人终于能够呼吸。

我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复活了。我压抑孤单的心在呼吸、复活了。

湖面泛起了一层一层轻轻的水纹，每一圈，似乎都带着她的秘密的味道。

烟雾降临，湖面，包括我的月光手电都盖上了那层雾。少女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把我唤醒了！”

（《月光手电》）

我真的听到了，听到了树的声音。那种声音特别清脆，但又不像鸟的声音。那声音有点诡异，隐隐约约的，有点像清凉的溪流……

这一刻，树的声音已被我吃掉了，被我深深地吃到了心底。

……我这时心里的声音那么轻，带着清凉和绿色，像树精的声音。

（《树的声音》）

这些孩子大约在十岁左右来到少女作家班，在这里度过她们生命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而她们获得的不仅仅是文字的发光，更是心灵的滋养与升华。韦伶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少女作家班的孩子一个个离去后，当她们回来看我，看到我收藏起的她们过去写下的那些本本时，她们会发出‘恍若隔世’的感叹。这时，对着她们变老的表情，我知道，留下她们当初的作品有多么重要。”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作为曾经的女孩，我想我能体味那种叫做成长的滋味，尤其是在这个世俗功利的现实社会。那么，她们该为自己童年曾经获得的快乐而感到深深的幸运了。

让我们祈福吧，为那些绿人姐姐曾经带领飞翔的日子；为那些百花深处的花蕊，那些有着无穷的暗示和神迹的花蜜；为那些“莹色头发纯净的，笑容好似蜂蜜的”无限美好……

可爱的女孩们，请允许我依然以萨福之诗，以那些久远的古希腊少女在芦花纸本上的吟唱作为结尾——

我对你们，美丽的人儿啊，
永不会变心。
为了我的女伴们，此刻
我将唱出优美的歌曲……

2013年4月9日改定于上海百合花苑





前言·····	1
---------	---

序言·····	1
---------	---

女孩与镜子

镜子的魔术·····	2
镜中的梦·····	11
镜中琴·····	25

女孩与影子

晔的影子·····	32
小素的影子·····	46
影子系列·····	54
影·····	63
影子的身世·····	65

女孩与画

迷画·····	70
画笔里的画境·····	76

目录

MULU



在孤独的画中·····82

菊花女孩·····83

女孩与舞

那个夜·····94

像鱼和鸟那样的舞·····101

舞蹈的女孩·····106

女孩与寻找

那一片白·····118

空城·····123

白鲸记·····130

黑白·····141

列车驶过青春·····147

山中石树·····178

记下生长的秘密·····183

——少女作家班教学随笔

女孩与镜子





镜子的魔术

钟楚乔 小学五年级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耳朵听不见任何一点儿东西——也许你猜到了，我是一个耳朵被紧紧捂住、听不见声音的孩子。夏季，是我的名字。小鸟的歌声，动人的音乐，在我耳边全都是无声无息的。可我一直背着妈妈偷偷地学说话，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坚信，我总有一天能听见声音。

回到家，习惯性地到厨房里拉一下妈妈，正在忙乎的妈妈伸出双手，做了个手势，表示让我去做作业。

走到房间，放下书包，对着镜子照呀照。

忽然，我愣住了！是吗？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声响：“真臭美！”

声音从哪儿传出来的？哎呀，我怎么忘记了我是个失聪的孩子，听不见任何东西呢？那声音，应该是莫名其妙的幻觉吧。





“真臭美！”我好像被敲击了一下——声音再次出现，比刚才还大声了许多。我敢用人格担保，这次绝对不是幻觉了。

奇怪的是，一个听不见任何东西的孩子，耳朵里本应是黑暗的安静的，怎么会听见人声呢？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她还是童音！

声音接连几次传出来，我战战兢兢地想，家里不会有贼吧……可我又转念一想，不可能呀，假设有贼，妈妈早就会听见的。我跑去厨房，对着妈妈打手势：家里总传出“真臭美”这个声音，是不是有贼啊？

妈妈疑惑地看着我，糟了，我忘了我是一个聋了的女孩，不可能听见任何声音的！正想反悔，却被妈妈往嘴里塞了颗药丸。

刚才还见妈妈的喉咙动了动，嘴角也抽了抽，可为什么，妈妈的声音我听不见呢？

我猛地扯一下耳朵，可妈妈的声音还是入不到我耳朵里。

“真臭美！”我忽然意识到，那声音是从楼梯底下传出来的。我循着声音，小心翼翼地下了楼。

咦，我们家不是两层吗，怎么还有几层？

眼睛一点儿一点儿地变暗，楼梯无尽头了，在我眼前是一扇纯白的门。

我告诫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一定要先喊一声“妈”，然后拼尽全力往上跑。呼吸三次，时间好像过了半个世纪那么长，我勇敢地举起手，渐渐离门近一步。推开了门，腿和肚子抖着，弄得我的脑



子里浮出一系列的妖魔鬼怪来。

门开了，出来的并不是一堆妖魔鬼怪，而是一个穿着灰白裙子的女孩。

她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进还是不进呢？我想着，可由不得我多想，女孩就把我拉进了屋子里。

天哪，屋里出现了一千个我！我惊奇地想：“分身术！”

女孩笑而不语，拉开了一个东西。噢，原来是镜子。

我吃力地问：“你是谁呀？”由于听不见，我说话也很困难。

她做了个白天鹅飞的动作，像一个芭蕾舞者一样，对我的问题毫不在乎。

过了许久，女孩才停下旋转的舞步，对我说：“我是谁都可以啊！比如说镜子使者，等等。呵呵！”说完，她转身离开。

我追着那个背影跑去。可一转眼，身影不见了。

我望着镜子出神。忽然，镜子里出现了一扇门，我轻轻地一碰，门开了。里面也是一扇扇的镜子，每扇镜子里都映出了一个人，仔细一看，那，那不是我吗……

其中一面镜子之中的我，戴着耳机。啊——雨声，风声，音乐，都一下进入到我的耳朵里。我看着发笑，一个失聪的孩子，怎能听见一点儿声音呢；另一面镜子之中的我，正在听课，老师不让我看口型，不用动作提示，也不用写字，让我回答一个问题，我以为我

